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說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說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鄭孔舊說凡食餘悉祭惟父得

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熊氏安生曰父得有

子餘者謂季老致事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餘夫餽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朱子

曰餽餘之物不可祭先祖雖父不曰祭子夫不曰祭妻案此節

斷曰朱子說爲確而顧氏曰知錄駁之曰爲下二句別是一條

不蒙上句謂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曰尊臨卑則死者之神大

必不安。又云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夫不祭則竟不祭矣。何曰祥禫可祭而四時不可祭。豈四時之祭不可安而祥禫之祭可安乎。古禮父爲長子報服三年。妻曰父服。服夫。夫曰母服。報妻。古禮父在爲母期而爲妻大期。故云曰母服報妻。唐高宗世始易母之期服曰三年。說見讀禮通考期喪制未嘗計死者之不安而不服也。而祭獨計其不安乎。且古人祖考有太廟之禮。而子與妻無明文。其爲祔於祖廟無疑也。然則四時之祭。太斷無專祭子與妻者矣。

來百工則財用足說

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章句曰來百工則補工易事農末相資

故財用足。雙峯饒氏引伸之曰：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曰生財；工得財，曰贍用。推此可見農末相資，則上下俱足。蒙意者如此說，是所謂財者，專指穀，而所謂用者，專屬農，有是乎？且理財爲大國之大計，其遺乃託之於百工，殊非倫類。案財字所包者多。周易何曰聚人曰財？注財所曰資物生也。周禮天官太宰曰：九賦歛財賄，注泉穀也。禮坊記：先財而後禮，注幣帛也。又禮器設於用財，注財物也。各是土地之物，此財字大祇作物字看。言工聚則物用足也。抑夏有說焉：財實材之段，借字。財材裁，古多通假。如易泰卦后曰：財成天地之道。釋文財荀作裁是段財爲裁，如孟子有緯財者，是段財爲材也。左氏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孟子曰材木不可勝用也。古之言材用者如此。百工資材用而  
生。材用曰百工而聚。故來百工則材用足。經旨殊爲直截。不煩  
講家之曲爲說也。農得用曰生財。工得財曰贍用。饒氏此說乃  
今除商而單言農何也。且百工安得謂之末。案左昭六年。雖  
刀之末將盡爭之。史記秦瑯邪頌曰。上農除末黔首富。是古人  
固曰商賈爲末。卽朱子注孟子市廛而不征。節云。蓋逐末者多  
故廛曰抑之。彼處末指商。此處末自六指商。農末相資者謂農  
末與工相資。非謂  
農與末相資也。

### 櫓巢說

禮記禮運篇夏則居櫓巢。古本櫓作櫓。足利本同。家語大任櫓  
句。解音魯。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引。仝櫓巢。左傳成十六年正義  
引說文云。櫓澤中守艸樓也。案說文櫓澤中守艸樓。櫓大盾也。

或从鹵仝櫓正義誤曰櫓下之文爲櫓下之文也禮記釋文云  
櫓本又仝增又仝曾今玩禮文則曰仝曾爲正曾爲層之偕字  
說文層重屋也古如層城層雲層宮司馬相如傳字皆仝曾曾巢蓋  
言重疊爲巢也櫓櫓乃後人妄加木旁櫓又沿櫓而致譌也夫  
櫓爲大盾禮儒行篇禮義曰爲干櫓又爲城上守禦望樓見玉  
篇後漢公孫瓚傳樓櫓千里字大仝榜唐馬燧傳設二門爲譙  
櫓皆言望樓也又釋名船尾曰施在旁曰櫓呂蒙取荊州使白  
衣搖櫓皆與巢尻無涉櫓爲守澤艸樓上古安得有此故巢仝  
櫓者大非

輪人望其轂欲其眼也說

考工記輪人望其轂欲其眼也。注：眼，出大貌也。鄭司農云：讀如限切之限。釋文云：魚，懇反。限，大魚，懇反。而近本遂直音懇。夫曰魚，懇反，則不音懇明矣。當爲音很而蒙意，眼只讀如本字。今音或與產叶，而古音則讀若掩也。限音今讀若陷，而古音則讀若險。平簡切。唐韻切眼爲五限，與釋文之切魚，懇正同。蓋懇今音讀如冏，而古音當讀如遣。懇許氏原書無徐新附，憫也从心，很聲。眼與限皆从艮，得聲。而艮今音讀古恨切。古音當讀如建。說文：艮，本伦，𠂔很也。很，大从艮，得聲。方言曰：艮，堅也。釋名曰：艮，限也。皆曰疊韻爲訓，可證也。知艮之本音爲建，而从艮得聲之字可知矣。而注所云出大貌者，則正謂如人之目睛突出，初不必謂出大爲別一義，而別一音也。至

眼限自六朝。唐宋猶能不失其本音。謝靈運斤竹澗詩。企石  
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顏延之陶潛誄。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蘇轍雪詩。終勝溪嶂  
長。熏眼典衣。其子成高謙。送孫提刑詩。開軒揖佳客。退會事書  
卷。爲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古人多上去通押此皆用古音。而後來字  
書則已轉變之。今音爲正。而曰古音爲叶矣。

### 說儻

儀禮聘禮之言儻者凡十。其言賓用束錦儻勞者一。其言儻之  
者四。其一夫人使下大夫勞曰二竹簠方。至賓之受如初。禮儻  
之如初。其二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曰受如賓禮。



饋之罔馬束錦其三大夫曰束帛致之賓如受饗之禮饋之乘馬束錦其四上介四豆四簋四壺受之如賓禮饋之罔馬束錦其言無饋者又一士介四人皆餼太牢米百筥至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饋一賓朝服問卿至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饋一賓介皆明曰拜於朝至致之曰侑幣如致饗無饋一送賓至公使卿贈如覲幣受於館門外如受勞禮無饋一使士贈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饋其見於注與疏者賓出迎勞者注曰欲饋之釋曰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敲曰饋此言饋者欲見賓曰禮使者又賓用束錦饋勞者注曰言饋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大曰來者爲賓釋曰凡言饋者謂報於賓今

卽曰勞者爲賓也。大氏儻者致敬之意。主國之卿大夫與賓介皆互用之。然在禮經則儻與擯爲二字。大爲二事。儀禮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與儻不同義。而說文則爲一字。云儻導也。从人賓聲。或从手。仝擯。豈許君所見儀禮非今本邪。其禮運篇山川所曰儻鬼神也。則訓爲禮接。石經仝擯。夾省仝賓。周禮春官王命諸侯則儻。注出而接賓曰儻。儻之使前曰受命也。詩小雅儻爾盥豆則訓爲陳。

### 說介

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畫畝也。象田四介聿所曰畫之。是則介與畫同義。今經傳中本義隱而別義繁多。經籍纂詁於介韻下

引證至三十餘條而算明其非本字本義也。惟易豫介於石孟  
子不曰三公易其介是介之本義。蓋介如封疆各有限制。不易  
其介者不易其所守也。介如石者如石之有輪廓也。其離騷之  
耿介。後漢馬融傳之介特。馬援傳之介介。荀子修身篇之介然。  
并同此義。若易晉之受茲介福。左襄二十八季之貴介弟哀十  
四季傳之有介麋馬。注釋家之訓爲大者皆介之偕字。說文介  
大也从大介聲是也。若崧高之錫爾介圭。則玠之偕字。爾雅珪  
大尺二寸謂之玠。說文玠大圭也是也。若詩小旻既醉之介爾  
景福。七月之曰介眉壽。楚茨旱麓行葦潛之曰介景福。甫田之  
曰介我稷黍。傳主介之訓爲大。訓爲助者。疑爲介之偕字。介从

人亾乞也。俗作丐。人之所亾故須乞求。誦俗文曰求願曰勾。勾福勾壽云者。祈福祈壽之謂。較助之義爲洽也。若聘禮之七介五介三介。注疏未釋其義。陳澧集說引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曰輔行斯事。狀義則爲輔。而字當作价。价在介正說。文皆訓爲請。曰伯使侑保諸字之从人側之。曰价爲賓介之本字。說文當曰价賓之輔也。从人介聲。一曰請也。或原本如此。而後來轉寫脫之歟。不狀曰聘禮之副賓者。而偕介畫爲之。夾何取義乎。

### 說春秋螽蟴

春秋螽蟴與詩螟螽蟴賊異同。蓋自周秦至兩漢諸儒不得其

說久矣其軼乃出於呂覽與宋程沙隨羅端良合勘而始明案  
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蜚左氏傳云爲災也杜預注蜚短狐也含  
沙射人本聊謂之射工疏曰穀梁傳曰一有一匹曰有蜚射人  
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蜚如鼃三足生於南越蜚女惑亂之所由  
生也服虔注蜚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鼃古無今有含沙  
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漚漚蜚蜚故曰災夫謂生於  
南越則魯不當有謂南方盛暑所生則秋不當有謂婦女惑亂  
之所生則當射其姪者不射其不姪者詩何人斯章云爲鬼爲  
蜮則不可得已其潛形水中人不得見故與鬼同稱射人災屬  
偶狀惡在其爲災於國魯史所書其非是物明矣呂氏春秋任

地篇曰又無螟蜥高誘注曰蜥或佗蜥會心曰螟會葉曰蜥充  
州謂蜥爲蜥音相近也沙隨春秋例目曰有蜥或攷隸古春秋  
佗蜥蜥音特合二書觀之則春秋之蜥卽毛詩之蜥蜥說文佗  
蟻詩釋文引說文佗蟻而隸古春秋佗蜥則不獨聲相近又形  
相似也此六書段僭類也春秋莊二十九年有蜚杜注及劉歆  
諸家皆曰爲負蟻疏引劉向云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  
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公娶齊姪女故蜚至天戒曰爲  
將生臭惡閭於四方也顏師古注漢書謂蜚者中國所有非南  
越之蟲未詳向所說夾已疑之諸儒又曰蜚僅害人衣物與春  
秋凡物不爲災不書之例不合於是宋劉敞引山海經蜚狀若

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艸則枯見則其國大疫欲曰此當春秋所書之蜚則幾曰魯史爲志怪之書矣案余正釋蟲蜚蠃郭璞注蠃卽負蠃臭蟲疏曰此蟲一名蠃蠃一名負蠃漢書及左傳注多作負蠃者曰此下有艸蟲負蠃故相涉誤也朕則說文之曰蜚爲負蠃大當由傳寫之譌矣而爲災之說則諸書皆未詳也余正翼曰蜚者負蠃臭蟲也俗蠃而輕小能飛生艸中好曰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曰蠃俗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旣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蠃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蓋蜚之爲災自周秦漢唐皆莫之知至宋羅願氏而始明也而汝懷夏得之目驗焉鄉居常有蟲飛

集窗几或著人衣大如小指形長而圓碎之臭甚農人謂之掀盤蟲輒曰今歲掀盤特多稻畧傷矣證之端夏之說而益信曰盤蓋象形也其與食心之螟食葉之螻食根之蟲食節之賊皆蝗類者種微不同而其害苗則一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於目知藻儒之多臆說而傳注之未能悉據矣世人動薄攷據豈知攷據一有不到而經義千古不明哉

### 羊舌肸習春秋說

誓語第七悼公曰何爲德義司馬疾曰諸侯之爲曰在君側曰其讎行曰其惡戒可謂義德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未向使傅太子彪楚語上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辭曰



臣不材無能益焉王卒使傳之問於申未時未時曰敎之春秋而爲之聳聳而抑惡焉曰戒勸其心案誓悼公時周爲靈王魯爲襄公楚莊王時周爲定王魯爲宣公皆去孔子伯春秋時尙遠誓語注曰春秋紀人事之聳惡而目曰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杜氏左傳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諱四方之志諸侯夾各有國史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曰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又曰其發凡曰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坐汰史書之舊章仲

尼從而修之已成一經之誦體狀則孔子未修之先舊喪其甚可觀所曰流傳於晉楚而羊舌與申公等得曰服習之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歎周禮在魯杜氏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是春秋者編年紀事之誦名不獨魯有之周已有之孟子所謂魯之春秋則孔子所修者曰魯與晉楚對重在魯字非曰春秋與棄檇杙對其實列國之史皆得謂之春秋但魯未改而晉楚別去耳

### 惡紫奪朱說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言世不賢朱而尚紫故朱爲紫所奪孟子小變其文曰亂朱亂灰猶之奪也其實孔子非惡紫乃惡其

奪朱何曰明其狀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則紫當與綠與紺  
緌一例可用於裳何曰不惡綠與紺緌而獨惡紫蓋春秋時人  
尙紫至違古制而用於衣有賤于尊尊淩卑之意故曰奪朱而  
其先齊桓曰敗綵染紫恐其不行而自衣紫曰率國人故得賈  
十倍策出國此正齊桓之譎魯則桓公始爲元冠紫綬自茲曰往  
寢成習尙孔子難明斥先君之非故託言之時文家不明此義  
則信孔子欲去紫曰存朱矣

南嶽衡山說

余正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 郭璞注衡  
山南嶽

釋山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  
嵩高爲中嶽 郭注霍山卽天柱山潛水所出也

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  
曰恆山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

尚書舜典至於南嶽傳南嶽衡山

毛詩崧高維嶽傳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  
班固白虎誦曰嶽者何謂嶽之爲言撝撝功德也南方爲霍霍  
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

應劭風俗誦曰嶽撝考功德黜陟也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  
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恆封

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狀大也

漢書地理廬江郡灊

案應邵晉灼音潛文穎音岑今六安州霍山縣

下曰天柱山在南

有祠

案山在今安慶府潛山縣西北

長沙國湘南下曰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

山

尚書曰丕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

史記封禪書曰其明年冬上巡南郡

徐廣曰元封丕季也

至江陵而東登

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案漢書郊祀志同

漢書郊祀志自是丕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

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

陽

案此爲十二季

謹案南嶽之見於書載者章章矣其本爲湘南之衡山而瀋荪

帝移祀於瀋之天柱者無疑也狀而論者且聚訟不已主爾雅

者說者肇於風俗誦之衡山一名霍山繼之曰孫炎之注爾雅

謂霍當仵衡此曰圓融爾雅後說而甚者謂天柱之夾屬衡矣

彭尚書維新有南嶽衡山辨謂衡有天柱峰潛之山稱天柱與霍並屬假借主爾雅後說者郭璞爾

雅注已闕落而見於書舜典詩崧高左傳昭四季三正義所引

謂衡霍兩山皆有南嶽之名瀋荪非在爾雅焉則並非瀋荪移

祀此曰圓融爾雅焉說而甚者謂天柱之夾名衡矣全氏經史問答說詳

於後夫爾雅雖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段氏經韻樓集論南嶽如此狀不應一

篇之中顯爲乖異其霍山之云未知所指固不得曰潛之天柱

當之觀史記封禪書始引尙書南嶽之文。漢書郊祀志初敘天柱號曰南嶽。與史同。後復云自是又嶽四瀆皆有常禮。南嶽潛山於潛云云。則馬班之時。茫無罔山。皆稱南嶽之見。其因移祀而始箸爲典禮。文意尤自分明。且皆稱天柱。稱潛山而不稱霍。卽地理郡國志廬江郡內皆無霍山。狀則天柱在漢時茫無霍山之名。其曰天柱爲霍山者。始於張揖廣雅。揖始見當時號天柱爲南嶽。曰爲爾雅。霍山當卽指此。故埶會爲言。而後來郭景純又本之。曰注爾雅。霍山之名當成於魏晉之際。今六安州之霍山縣卽漢之潛縣。六安卽漢之六縣。霍之名州自梁始。霍山之名縣自隋始。開皇九年詔定衡山爲南嶽。而廢霍山爲名。

山蓋自漢元封以來天柱久假南嶽之名至是始復其故而天  
柱橫被霍山之名遂千古不廢斯實出誤會爾雅者之肇錫矣  
且爾雅曰大山宮小山爲霍而方志稱天柱山猶削無垠則又  
名實之不符此所曰不見於馬班范三書也惟全謝山曰吳芮  
封衡山王而國於江夏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曰天柱爲望而  
名其國厥後淮南分爲衡山夷在江夏二衡山國皆不在長沙  
故謂霍山本一名衡山方志說夷如此且均在元封曰肯其言頗辯及  
細核之而實不狀也攷史記漢元季項羽曰黥布爲九江王都  
六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漢江夏郡邾縣今黃州府黃岡縣四季太布爲淮南王  
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又季徙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



今長沙芮墓在縣北十一季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太子長爲淮南王季

文十六季上憐厲王即廢浚失國早歿乃立其三子安爲淮南

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觀於黥

布都六六屬廬江吳芮都邾邾屬江夏若曰天柱爲衡山則芮

宜都六乃反曰之都布則其大國非取於附近之山川曰爲望

可知也而必曰天柱爲衡山不其泥乎朕大國之號衡山則固

何說案博志南陽郡雉下曰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郢俗郢入汝

說文澧下曰澧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水經注澧水出雉縣

衡山即山海經中山經之衡山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在雉

縣界故世謂之稚衡山衡山名國其曰此歟若謂南陽別郡則

都江夏之邾者取望於廬江之潛原出本郡之外目道里計則黃州距南陽約八九百里而黃州距霍山夷約六百里班書諸侯王表敍曰北界淮潁畧廬衡爲淮南小顏注廬衡二山名所謂衡者夷當指此山矣或曰廬衡爲廬江衡山二國夷不可知朕如方志所言封淮南者都壽春今鳳陽府壽州封廬江者都舒今廬縣封衡山者都六安州西南當指霍山距舒城百四十里則三國者相距二三百里間不應如是之偏促而史公謂淮南衡山疆土千里則方志所言都舒城霍山者蓋未足據且淮南王安謂伍被曰令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荅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百南陽苟不爲淮

南轄地則奚能發其兵哉。衡山雖由故淮南而分，夾必因故衡山之蹟，固不必定曰天柱爲望矣。荏帝紀南巡登灊天柱山，應劭注曰南嶽霍山在灊，此非謂天柱爲霍山。其謂霍山卽指衡山，夾猶其衡山一名霍山之說耳。夫衡之轉聲爲霍，古者方音不一，或則呼衡，或則呼霍，此應氏之說尤足爲爾雅證明。卽說文嶽篆下所謂南霍者，當夾此義，管見聊備一說。埃諱者正焉。

六書轉注說

轉注之說自宋曰來未明也。其所曰不明者，則專於考老二字求之，而失建類一首同意相授二語之故。如舊說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旣於二語無著，而或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之互訓當

之於同意相授之說。幾近矣。狀說文中互訓。如裁製衣也。製裁衣也。甘美也。美甘也。呻吟也。吟呻也。𣪠走也。此類實繁。意則同而首不一。不得謂之轉注矣。或謂首卽部首。如水爲首。則曰水。注同部之字。木爲首。則曰木。注同部之字。狀曰考。老之互訓。例之。則从水者江。不能訓爲河。从木者松。不能訓爲柏。首則一而意不同。不得謂之轉注矣。故夫轉注云者。一首須同意之一首。同意須一首之同意。不能分割而僂居其一也。奚曰明其狀也。老部首也。考部中字也。老从人。毛匕。今化字考从老省。𠂔。𠂔。老之爲首。取諸他部之毛。而考从老省。則雖曰老爲首。而適曰毛爲首矣。从毛而注之老。从老而注之考。非轉注乎。非一首

而又同意乎部中耄耋耄耋等字皆从老省卽皆一首而同意  
許書獨舉考老耋次曰其互訓於同意之義易明而不謂轉  
生轉轉也

考老之爲轉注義旣明矣猶有徵乎曰有請卽許書之自言者  
證之四篇𦍋𦍋也从𦍋象四足尾之形美甘也从𦍋大美與𦍋

同意三篇詁

渠慶切

部𦍋吉也从詁𦍋與義美同意十二篇我部

義已之威儀也从我𦍋九篇苟

己力切

自急敕也从𦍋與義𦍋

美同意十四篇𦍋𦍋也易冒地而出也象形與矢同意壬𦍋北  
方也𦍋極易生象人裹妊之形與巫同意𦍋象形中有實與包  
同意其所言同意者皆爲一首蓋卽其所謂轉注者矣而觀其

同意之字。𡗗見全書。不惟不在同部。且不同篇。則愈已見隸本部。卽爲一首之非。而考老同建首於他部之毛爲足據也。

說文所言同意之字。要有可徵者。三篇晨早昧爽也。从日辰。

手也从日居玉切。案當讀若旬。辰時也。辰大聲。𠂔夕爲𠂔。曰辰爲晨。皆同意。

三篇𠂔持也。象手有所𠂔據也。讀若戟。七篇夕部𠂔早敬也从𠂔。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案卽今夙字。又手於晨持事於

夕卽勤於晨夕之意。三篇𡗗。力几切音纒。二爻也。部爾麗爾猶靡麗也。从門𡗗从爾。

聲。此與爽同意。爽明也。从𡗗大。又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槩與巫同意。

巫巫祝也。象人剛褻舞形與工同意。古文工俗巨。高崇也。象臺觀高

之形。从口口與倉會同意。倉从倉省。口象倉形。會从人。𠂔部央

中也。从介在𠂔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篇二部旁博也。从二

關方聲。李陽冰曰。𠂔象

形也 五 象形與豆同意 六篇林部𣎵今作豐也从林與

或說規模字謂爽即从大卅卅鼓之積也 林者木之多也 𣎵與

𣎵同意 商書曰𣎵艸𣎵𣎵九篇廣部𣎵屋下眾也从廣𣎵古

是𣎵與七篇非部象形在一之上與𣎵同意𣎵部物初生之類

度同意根日部𣎵从殘肉日𣎵之與𣎵同意𣎵从半肉且𣎵之十篇𣎵

部𣎵毛𣎵也象髮在𣎵上及毛髮𣎵𣎵之形也此與𣎵文子字

同意子部曰𣎵古文天部奔𣎵也从天奔聲與𣎵同意俱从天

二篇𣎵𣎵也从天止天者屈也十四篇𣎵部小𣎵也象形官吏事君也从𣎵𣎵

阜猶眾也此與師同意六篇𣎵部師从𣎵从𣎵部象春艸木冤

曲而出與𣎵同意一篇𣎵部𣎵玉𣎵也从斗𣎵象形與𣎵同意

𡗗从𡗗从又而尸象形聲  
从斗而鬥象形故云同意  
勺部與賜予也一勺爲与  
下从勺一者推而予  
之此與予同意  
四篇卒推予也象相与之形段氏曰弓一推勺猶弓一推弓也  
目上所言同意  
字大都皆建類一首惟農夙皿豆𡗗𡗗三者畧殊蓋同意之又  
一例也

𡗗目許所未言者引伸之八篇尸陳也象臥之形而屣屣屣  
等字隸焉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从  
尸从乙周制度量皆曰人之體爲法而尺隸焉尾微也从到毛  
在尸後而屬屈也  
無尾  
屣等字隸焉屣足所依也从尸服屣者也  
而屣屣屣等字隸焉皆从屣省夫尸與尺與尾與屣各爲部  
首了不相涉而尺與尾與屣乃悉曰尸爲首又皆於人身取義



而履屨屨屨之从履省與考考之从老省何殊則爲許書易其  
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屨屨是也無不可者又如七  
篇山在延切交覆浹屋也象形家宅室宏等字从之宮室也从宀  
躬省聲穴土室也从宀八聲突穹窈窕窮究突邃等字从之宮  
與穴與宀各爲部而皆曰宀爲首則皆曰宀爲注而穴部之字  
與宀部之字無不同意雖不从穴省大猶之乎从老省从履省  
矣

朕大从本部偏旁之字而有一首同意之義者七篇禾从木象  
其穗而部末諱次稱科程稷秭秬七字皆言程品者於稱下  
發其義類謂分寸衡量起於秒粟故諸程品字皆从禾而與部

中从禾本義之字不類七字獨自同意則夾轉注之類矣酉部之酒醇醞釀酬酢義夾同之由是知一首云者乃一類之謂卽居旁居足皆可謂之首也

偏旁之爲轉注更有足證者三篇部首句曲也从口以聲部中所隸廛三字拘止也从手句句曲竹捕篋句也从竹句鉤曲鉤也从金句夫从口以而注之句从句而注之拘句鉤所謂轉注也三字皆从句所謂建類一首也三字皆義取於曲所謂同意相授也狀舉此則疑於隸本部卽爲一首矣而他部隸字繁多義不一類不得曰此概之故當補觀之曰盡其變拘从手句則从手延授从手受擗从手舉類也句从竹句則與竹部之筮从竹巫筮从竹生筮从竹弄篋从竹具第从竹弟類也鉤从金句

則與金部之釗从金口鑿从金斬銜从金行割从金刀類也目  
原可剝諸手竹金各部之字而令其歸於句類此變誦目求無  
滯若曰物曰類聚隨其所之也狀既可曰各部之字歸  
類於句夾可曰从句之字歸於各部泥則不能誦矣

有曰一字而注數部者有曰一部而受數部之注者有曰一字

而受數字之注者如四篇自古鼻字部注於鼻部則鼻从自鼻注

於十篇心部則息喘也从心自注於犬部則臭从犬自十篇大

部象人形而夫大太一上夫人之臂夫也从大象夫傾頭也从

力天屈也从大象形交交脛也亢从大象偏曲之本進敵也从大十猶

太放也从犬八八各部皆曰大爲首是曰一字而注數部也如

心部息从自注志从止注意从音注愚从冊注愚从禺注忍从

刀注忍从頁注犬部臭从自注虜从彡注臭从目注狝从舌注

戾从戶注是一部而受數部之注也。如心部慶从心久从鹿省。本部奏从夆从𠂔从𠂔从水从廌去。炎部變从又持炎辛。是𠂔一字而受數字之注也。若是者何也。獨文爲文。如一ノ合文爲字。字者孳乳而生其誦輸互受。本如水之流轉灌注而特大轉注一門者。又𠂔濟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之窮也。蓋指者一事象者一形諧者一聲會者一意各不相謀。惟會意一門兼形夾兼聲。且兼眾形。不侶諧聲之僅倚一形也。且諧聲之字限於一旁。會意之字襍出其中。夾从其一形而取合他形之意。𠂔爲會。𠂔可𠂔他形合此形。則夾可𠂔此形合他形。於彼乎於此乎。誰適从乎。此轉注之所由起也。且如慶既从久則與久之憂憂

字等矣。乃不列於父而列於心。臭既从自則與鼻部之𦵏从鼻

𦵏字等矣。𦵏𦵏也从犬既从戶則與戶部之𦵏𦵏也𦵏𦵏也字等矣。

乃不列於自與戶而皆列於犬。又如一部實寶等字从貝實雖从貝

與貝部貨資等字同而不列於貝。米部竊从穴與穴部竄

竄等字同而不列於穴。所引𦵏者則於水之流轉灌注通輸互

受溝水注沍則歸沍。沍水注渠則歸渠。渠水注川則歸川。此五

百四十部之所引流通無礙也。使無轉注則拘文牽義會意一

門且不能成字矣。會意之字有不用轉注者如圭从重土。珏从二玉。𦵏从馬。○其足玉从王有點之類故與

轉注分爲二門也

既大會意一門而轉注之例又曰同意相授者。即明示所引會

意之。泐謂彼部與此部同意。可由此而授之彼也。止戈爲荅。劉戈部。而又从止。則與止部字可爲類也。人言爲信。劉言部。而又从人。則與人部字可爲類也。大部之戾从戶。授意則建類於戶矣。戶部之寶从貝。授意卽建類於貝矣。故夫轉注之例。有从他部來注部首。曰注部中字者。是爲直注。有从他部來不注部首。而僅注部中字者。是爲旁注。交爲交注。可互相注也此須合全書觀之。不得泥考老之偶同一部。蓋直注者。轉注之正例。旁注交注者。轉注之通例也。老考爲直注。是曰老注。考不得謂曰考注老。

字由他部來。不注部首。而塵注部中字。其說倡於狀不誣也。請更證之。八篇尸部字。皆从人身取義。及於人之服用。則如屣屬

屨屨之是也又及於人之居處則如屋屏屏層也重屋是也

部字已不一類矣而屏屨字與屨部屨屨等字為類屋屏層字

與七篇一部之室宅等字為類其不必別諸屨與宀者則曰類

中有類隨所比附故也且屋从尸室从宀矣而又云屋與室皆

从至室下曰實也从宀至聲室屋皆从至所止也案室當日从宀至至亦聲曰隔篇隔部之字舍

其同類而私相从焉非類中有類之明證乎試取譬焉一祖之

裔繁至萬千楚越齊秦各隨所適則嚮流轉徙交錯於列國中

矣湊聚成族固繁有徒或偶有奇零相依異地氣誼之親則

同意相授也溯其支派則各建類於其首也許氏固云字者華

乳而生矣

說者曰指事象形諧聲

次曰形聲

會意四者爲字之體轉注假借二

者爲字之用又謂四者爲造字之法二者爲用字之法皆誦人

之見而微有參移由曰互訓爲轉注故云爾也夫轉注則次字

之體而造字之法矣今當易其說曰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者造

字類別之法轉注者造字流誦之法何者轉注固兼事形聲意

而爲之但多涉乎形與意耳

轉注多由象形字如毛尸等是也惟諧聲字不由轉注狀許謂聖與

畱同意而畱从田而聲聖从土从畱省則聲大蓋指於事矣復

取象於形象其形矣復倚象而諧於聲夫指事象形屹狀兩極

猶之奇耦陰陽之各別至曰聲兼形則合併之遺生焉至合一

字二字三字四字曰會意則六爻有推之遺生焉而轉注則出



入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其相生相成之釐然各當秩然不紊。信仁者之謂聖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三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說

楊鳥說

爾雅釋鳥楊鳥白鶚疏云楊鳥一名白鶚郭云伯鴈尾上白乾隆四季殿板注疏如此後有攷證云楊鳥二字石經鄭樵本於合爲一字伯鶚音楊今觀邵郝兩爾雅本皆伯鶚邵本且云監本誤分楊鳥爲二字釋文及唐石經皆伯鶚今从之又云玉篇伯鶚白鶚伯雁尾白雁字疑傳寫之譌郝本引王照圖詩小紀云鶚俗字當伯楊於謂詩之鶚揚火當伯楊蒙意則曰爲爾雅

之楊鳥。次當作揚鳥。鳥既伯鷺則次有揚舉之象也。伯楊則無義。觀邢疏次稱楊鳥。必所見爾雅之原本如此。何得據唐石經而轉議監本之誤。分爲二乎。試思鷺成何字。乃後人混加邊旁之陋習。如鵲鵲鵲凡屬鳥之字。無不加鳥旁。何可據爲典要。乃毛氏汲古閣注疏本。作鷺。并邢疏次改楊鳥二字作鷺。不知邵氏何言不據殿本而用明人刻本也。其所云玉篇云白鷺。伯雁疑爲傳寫之譌者。蓋白鷺伯鷺。而鷺本从佳从人。皆省聲。其字作鷺。故傳寫或譌作雁。而今之玉篇本則竟作从鳥之鷺。爲尤譌矣。又康熙字典鷺字。引玉篇有本作楊三字。今玉篇無之。而小板字典則復有分楊鳥二字爲誤之說。出原板字典之

外是今天下之書不同文矣

鸛周說

爾雅鸛周郭注子鸛鳥出蜀中音義鸛音規疏云鸛一名周今  
謂之子規說文鸛篆下曰周燕也从佳中段本象其冠也商聲  
一曰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慚亾去化為子鸛鳥故蜀人聞子鸛  
鳴皆起云望帝也爾雅說文原本如此而解家句讀不同讀爾  
雅鸛周連下文燕燕鳥者詩疏引舍人云鸛周名燕燕又名鳥  
御覽引孫炎云鸛周燕別名謂鸛一名周燕者桂氏馥引龔  
氏麗正之說一則曰鸛周為燕一則曰鸛為周燕俱不謂鸛為  
子規也然玩說文實曰鸛周為燕篆下脫一而舉其形聲意謂

是灰燕之一種耳。而蜀王化子鵽之說則曰：「曰別之是本不  
曰子規爲鵽周之正義與爾雅鵽周燕燕鵽之文至爲脗合。爾  
雅於一物常別三名四名。說文灰然如雅楚鳥也。一名鵽一名  
卑。音壁居秦謂之雅之類。則燕燕爲鵽爲鵽周又何疑乎。然尚有  
可疑者。鶴从肉聲。肉从口內音義皆與訥同。何由讀如攜。又讀  
如規。爾雅鵽音規且子規者。史記歷書作秭鳩。高唐賤作秭歸。廣雅  
作鵽鳩。又作子鳩。鳩與規同。離騷作鵽鳩。張衡思作賤作鵽鳩。  
此外不可悉數。竊謂蜀人見此鳥而懷其主。則祝之曰子歸子  
歸。而因曰名之。其後遂譌作子規。而并改鵽音爲規。曰就之。又  
展轉生出鵽鳩子鳩鵽鳩鵽鳩諸字之不可究詰。夫此鳥之名

杜宇者杜宇本蜀王之名而又稱爲杜鵑又稱鷓鴣鷓鴣又作鷓  
曰至鷓本音壇鷓本音賁而夾別音曉音決曰爲鷓鴣而注爲  
子規鷓本音膚而云與規同此殆鷓字誤夾爲夫而強音爲規  
傳注家望文生義畧無辨證徒爲辭費矣然鷓周夾燕之一種  
旨正如又鷓九屬醜類各殊名爲燕而不必其爲鷓也爾雅二  
條侶當曰一燕字綴上條鷓周下度其辭完而下一條燕貳二  
字夾明或謂燕燕與燕別者不知國風曰四字爲句故重言之  
卽藻童謡之燕燕尾涎涎夾曰兩燕字與兩涎字疊韻此自詞  
家諧辭句調之法如葩經中顯顯振振皆是惡可據曰定名物  
哉說文鷓下之周燕也初夾謂是楚鳥楚雀之例反覆推之而

知其非然實周上脫一樹字也

說鵽鵽

鵽鵽歐陽永未詩絲窗鵽鵽催天明注鵽鵽催明鳥京師謂之  
夏雞字書鵽音匹次音卑鵽音夾爾雅鸛斯鵽鵽郭注鵽鳥也  
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夾呼爲鵽鳥鵽音匹說文佳部雅楚鳥  
也一名鸛一名卑居秦謂之雅鳥部鵽卑居也郝氏爾雅義疏  
引鸛爲舍人曰爲壁居卑當讀壁不當讀匹案壁爲卑之入聲  
古人或平或入多通讀也說文雅爲楚鳥段氏謂其名楚鳥非  
荆楚之楚然其下曰秦謂之雅則楚謂之鳥矣況重湖鵽陣往  
往千百爲羣殆自晉而然也而此鳥夾與鵽鵽無涉不得因有

鵲字而比傳之而鵲鵲次不得卽爲夏雞觀永未詩云田家惟  
聽夏雞聲夜夜隴頭耕曉月故聞鵲鵲而動歸田之思鵲鵲至  
天明而始一聲兩聲豈似夏雞之夜夜耕月意惟伯勞之類始  
曰夜鳴而又在夏鳥則四時有之不得獨屬於夏而鵲鵲迄不  
能定爲何鳥也

### 說戴勝

月令季夏之月戴勝降于桑鄭注戴勝織紵之鳥呂氏春秋仲  
戴任降于桑高誘注戴任戴勝也淮南時則訓仲戴勝降于桑  
注云爲戴勝鳥爾雅鵲鵲鵲彼反切鵲皮及切音通鵲戴勝郭注鵲卽頭上  
勝今大呼爲戴勝鵲鵲猶鵲鵲語聲轉耳李巡引方言有鵲鵲



戴儻戴鵲戴勝鵲鵲服鵲鵲鵲諸名郭璞注方言曰勝所曰纏  
紆所謂頭上勝也今戴勝鳥似山鵲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  
飾若戴勝勝矣顏師古曰勝婦人首飾漢世謂之藝勝綜諸說  
觀之則此鳥本名鵲鵲見於爾雅而說文夾有鵲鵲二篆戴勝  
乃其別名鄭氏所謂織紆之鳥是也紆機樓也字或作紆呂氏  
春秋作戴任猶爲同音之借淮南書及爾雅作戴儻則其時牽  
合臆撰之俗字不足引證者也其鵲鵲服鵲鵲皆从鵲鵲二  
字輾轉生出無甚異同而究草辨戴勝爲何鳥師曠禽言楊雄  
方言皆謂戴勝卽爲布穀爾雅疏辨之謂戴勝自生穴中不巢  
生鵲鳩非是戴勝陸佃埤雅夾云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功興而

戴勝鳴自非一鳥。繹此二語乃知康成謂爲織紵之鳥正曰其  
催蠶爲言。催蠶故降於桑。月令之文。亦非泛設。然究莫指爲何  
鳥也。郝戶部爾雅義疏云。卽今之糲糲穀小於鵲鳩。黃白斑文  
頭上毛冠如戴勝。常目三月中鳴。鳴自呼也。今亦未見其形。  
未聞其聲。若李時珍曰爲卽鸛之呼山鵲者。又曰爲卽鵲鳩之  
稱鳥鵲者。皆未確也。

爾雅鵲鳩。鵲鳩注。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鳥鵲。李時珍曰。鵲  
音批反。又曰。鵲鳩戴勝也。一曰。鵲鳩。譌俗批頰鳥。羅願曰。卽  
祝鳩也。江東謂之鳥曰。又曰。鵲曰。小於鳥。能逐鳥。今俗謂之鵲  
犁。又。鵲鳴曰。架架格格。漁人呼爲榨油。卽大曰。鐵鵲。鵲能啄

鵲鳥鵲乃隼屬也汴人呼爲夏雞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  
卽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再  
巢必鬪案時珍曰鵲鳩爲鵲鳩所不可知至曰爲戴勝則爾雅  
鵲鳩與鵲鳩已分別矣

### 說鵲鳩

爾雅鵲鳩鵲鳩說文同爾雅疏舍人云鵲鳩一名鵲鳩引陸璣  
詩疏云鵲鳩侶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曰麻紮之  
如刺鞭然謂之鞭雀先儒皆曰爲今之巧婦郭注此云鵲類是  
與先儒意異也案郭璞之曰爲鵲者乃誤曰鵲鳩爲巢也舍人  
據陸璣詩疏議之是矣

狂茅鴟怪鴟梟鴟爾雅列此三種注茅鴟伯鸞而白怪鴟卽鴟  
鴟也見廣雅江東呼此屬爲怪鳥梟鴟爲土梟疏云茅鴟一名  
狂梟一名鴟郭云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  
磔之字从鳥皆在木上詩陳風毛傳云惡聲之鳥也一名鵬一  
名梟一名鴟案怪鴟卽鴟鴞江東呼爲怪鳥者卽梟鴟郭注土  
梟者也觀莊子秋水篇鴟鴞夜撮蚤察見豪末晝出瞑目而不  
見邱山非卽今之梟乎梟頭似貓而佯惡聲故人呼爲怪鳥與  
土梟非二物也又案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鴟鴞注鴟鴞猶畱離  
詩所謂畱離之子疏引陸璣詩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  
爲流離張奐云鴟鴞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疏與畱同是

則鷓鴣也鷓鴣也鷓鴣也皆梟也而非鷓鴣也

梟與鷓鴣判然二物爾雅說文皆分別甚明其互混則經傳中之  
鷓鴣爲梟也如毛詩中惟瞻印之爲梟爲鷓鴣曰喻褒姒之言毛  
訓爲惡聲之鳥者尙用本字若陳風之有鷓鴣止豳風之鷓鴣  
鷓鴣鷓鴣之鷓鴣皆惡聲之梟非鵲雀之鷓鴣也然陳  
風鷓鴣字雖作鷓鴣而毛傳皆訓惡聲之鳥是毛所見本作梟非  
作鷓鴣也惟豳風之鷓鴣毛目爲鷓鴣告語取子之鳥則是自呼  
其名與下句語意不貫故集傳曰爲此鳥之呼鷓鴣於文爲順  
則此詩之鷓鴣大是梟鷓鴣非鷓鴣小雀也

莊子見彈而求鷓鴣大當作鷓鴣古人重梟鷓鴣曰午曰鷓鴣百官陸

璣詩疏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惟梟原文作鶚。冬夏常施之。曰其美故也。

漢書賈誼傳有鶚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鶚曰服。誼作鶚鳥賤敍云有鶚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鶚俗鶚不祥鳥也。案諸鶚字皆梟之俗。楚人命鶚曰服。正字誦謂衣爲惡聲不能諫。飛若有彊服然故名。蒙謂服猶伏也。謂其畫伏不出也。義爲伏而字爲服。次屬同音之俗。而後人乃就服加鳥作鶚。鄭注周禮秋官云天鳥惡聲之鳥。若鶚鶚是。鄭時已有加鳥之鶚矣。

凡曰鶚曰鶚。次如雁鳩鳥雀爲鳥之誦稱。說文鶚爲鶚之籀文。雖也。雖爲鶚鶚之屬。乃鶚鳥也。而爾雅茅鶚怪鶚梟鶚各自爲

物而皆曰鵙名鵙之本義則爲鵙鵙一名鵙鵙乃曰茅莠爲窠  
之小雀而鵙或稱水鵙然鵙梟爲二物大雅之爲梟爲鵙是也  
鵙鵙則爲一物豳風之鵙鵙當作鵙梟或作梟鵙方是取子毀  
巢之鵙鳥而毛公所見本作鵙鵙故本爾雅釋之曰爲鵙鵙爾  
此由本經轉寫之差遂至訓釋亦不免隨文生義經傳中作此  
者蓋不少矣

梟鵙之混爲一始自爾雅郭注始唐陳藏器本艸謂鵙卽梟卽  
先庭兼明書云孔穎達謂鵙鵙巧婦作黃雀而小喙尖如錐此  
穎達之妄也郭璞注爾雅云鵙鵙鵙之類也魯頌翩彼飛鵙毛  
萋傳曰鵙惡聲鳥也賈誼鵙鳥賤敍曰鵙作鵙不祥鳥也又弔

屈原賦曰鸞鳳伏竄兮鵙鵙翱翔顏師古注曰鵙鵙鵙怪鳥也  
鵙惡聲鳥也據毛傳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鵙鵙士梟之類  
非巧婦矣案邱氏所引諸說孔穎達曰鵙鵙爲巧婦此本爾雅  
說文非妄也郭璞曰鵙鵙爲鵙類舍人卽已辨之毛萇謂鵙爲  
惡聲之鳥乃毛所見本仵梟而後人移寫仵鵙經字譌而傳非  
誤也賈誼云鵙鵙及鵙鵙翱翔次鵙字譌也顏師古曰鵙爲  
鵙鵙怪鳥不誤而曰鵙爲惡聲之鳥則誤其誤在不辨本文鵙  
字之誤又不辨怪鳥卽惡聲之鳥不得分爲二也

詩邶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兒流離鳥也少  
好長醜始而愉樂終曰微弱鄭箋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喪成



功伯流離也。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鵙鵙。郭注鵙鵙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疏引陸璣詩疏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案毛鄭意曰流離之少好長醜。比衛臣之待黎侯不甚切當。且旣目爲流離。又呼爲叔伯。於文義夾不穩順。集傳曰瑣爲細尾爲末。流離爲漂載。此二句爲黎人自訴艱苦之辭。義良勝也。又案說文有鵙無鵙。鵙下曰鳥少美長醜爲鵙。離然則鵙乃後起字。鳥名自是留離與邶風之流離或不相涉。自毛鄭說詩曰爲鳥名。故郭注爾雅援之也。

### 說釐

釐从里聲。釐家福也。曰字从里。故謂家福。里者居也。誦志引作

蒙福便失其義而經傳解說各殊堯典釐降二女訓爲已理義  
下之則出於孔疏及文選注允釐百工訓爲治則出於孔傳畢  
命之保釐東郊訓爲理則出於孔蔡之書後傳詩之釐爾女士  
釐爾圭瓚訓予訓賜則出於毛傳合諸說參之竊曰爲釐降者  
來降也如詩來嫁于周之義來古讀如釐故偕釐爲來也若允  
釐百工則又爲利之偕字言歲時既定則任事有準故百工利  
而庶績廣也利之平聲次讀如釐韻會引古樂府雨雪霏霏雀  
勞利長鬣飽滿短鬣飢曰利協飢是也而保釐東郊次保而利  
之云爾釐爾圭瓚傳曰賜也者寶賚之偕字賚從來聲來之古  
音入讀力而平讀釐詩貽我來牟澤劉向傳任釐辭集韻賚有

郎才切不知爲古音也此數釐字皆僭音而非本義惟漢書孝  
文帝詔曰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如淳曰釐福也此  
卽家福之義賈誼傳上方受釐宣室受釐者當卽祭畢飲福之  
謂而應劭注爲祭餘肉師古注謂爲禱之僭字案禱禮吉也徐  
本吉俗告釋詁禱告也又云禱福也桂馥曰與熙相銛段禮樂  
告神致福也禮告卽冊祝也古書告吉多誤志熙事備成顏師禮樂  
古注熙與禱同與釐音稍隔何由僭用且二字同訓爲福又  
何必僭小顏殆忘釐之本義夾爲傳注之僭義所奪也然則讀  
祝釐受釐爲禱音者不必然矣而今之用釐定釐爲云者夾由  
書保釐傳之釋釐爲理而然非別有所本也惟史記魯世家之  
釐公匈奴傳之齊釐公孔子世家之釐姓諸釐字注皆音僭豈

其時釐固讀僖音故相僭邪至釐釐字段氏說文注謂爲釐之  
僭字案史記蘇秦傳毫釐不伐將用斧柯漢書律歷志不失毫  
釐孟康曰十毫爲釐算經曰十絲曰毫十毫曰釐禮記經解登  
若毫釐諸書釐釐襍出而釐之本義爲釐牛尾無引申曰爲數  
名之說惟其字从毛與釐釐爲釐之籀文豕釐如筆管者臣鉉等曰俗別作毫非是爲近不  
侶釐之渺不相涉也

### 說差

說文厶部差相訛呼也从厶差又俗譌篆注云或从言誘又俗  
譌篆注云或如此又俗差篆注云古文案相訛呼者訛與怵恐也  
同意曰言相恐而呼之也必其事有不正不順或涉姦裏而曰

言恐而呼之故其字从亼不如是則从亼無義而从𠂔亦無義始𠂔聲𠂔𠂔爲相訛𠂔爲進譌二義判然然則誘當爲𠂔之或體不當爲𠂔之或體後人移寫誤𠂔凡經傳之用誘者爾雅釋詁誘進也詩敍衡門誘僖公也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受邦君詩召南吉士誘之儀禮鄉射禮誘射皆引導之義豈相訛之義乎故知誘當繫於𠂔下爲或體不當繫於𠂔下也至𠂔下更別𠂔篆爲古文則本字旣从𠂔而𠂔部復別𠂔篆云从𠂔久聲乎段氏亦未能申明蒙謂此乃誤載當刪也又言部訛誘也誘當𠂔𠂔曰訛非引導也漢書韓安國傳別在諸侯訛邪臣浮說宋史岳飛傳淮南之役浚曰將途糧乏訛飛飛不爲止皆相恐之

義非誘義也。經傳互相誦段箋注互相訓釋。字書徵引益棼如矣。

### 說削

削說文鞞也。从刀削聲。一曰析也。息約切案鞞刀室也。从革卑聲。

并頂切。詩小雅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鞘也。疏古之言鞞猶今之

言鞘。大雅鞞琫容刀。傳下曰鞞上曰琫。許氏於削具二義。一爲

刀室。一爲析。然如書君陳無倚。法曰削。詩大雅削屢馮馮。禮王

制君削曰地。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皆析之義。惟周官考工記築

氏爲削。注今之書刀。則又竟曰爲刀。而不謂刀室也。漢書貨殖

傳質氏曰洒削而鼎食。師古曰削謂刀劍室也。猶存鞞之一義。

韓又音裊。禮月令命樂師修鞀鞀鼓。字本倂鞀。騎鼓也。倂用鞀耳。削或倂鞀。鞀皆後起之俗字也。蒙又案今曰刻書爲削。剗而說文無剗字。惟削下曰剗。剗曲刀也。剗下曰剗。剗也。剗居綺切。漢書楊雄傳。般倂棄其剗。剗兮。楚辭。哀時命。握剗。剗而不用兮。皆用剗。說文曰剗。剗爲一。而後來分爲二。韻會云剗曲刀。剗曲鑿。未知所本。而周禮攷工記註。謂剗爲今之書刀。疏古者未有紙筆。則曰剗。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是謂漢時之書刀。卽攷工之剗。而不云剗。剗然。楚辭漢賦所用剗。剗。但謂曲刀。未曰爲書刀也。

說墮

左傳定公十一季墮郈墮費墮成陸德明音義墮許規反案說  
文敗城自曰墜从自差聲篆文倭墮徐氏夾注許規切臣鉉等  
曰說文無差字蓋二左也眾力左之故从二左徐意曰爲从二  
左會意左爲佐之本字非差聲也然則許規切爲墮之正音而又有杜  
果切讀與墜同者墜落也从自多聲則由段墮爲墜而并從墜者其後  
譌出一墮字於是讀許規切者則用墮讀徒果切者則用墜而  
墜之爲字遂廢矣又案說文心部惰不敬也从心隋省惰或省自肉部  
隋裂肉也从肉从差省俱未諧聲而字書皆音徒果切惟是部隨从也从足隋省  
旬爲切尙見隋之本音也今韻四支中有墜注云一倭墜二十奇中劍墜又劍墜皆訓落也

說薄



薄林薄也。一曰蠶薄。从艸薄聲。揚雄甘泉賦。別新雉於林薄。注。艸叢生曰薄。史記周勃世家。勃曰。織薄曲爲生。索隱曰。織蠶薄也。案薄當謂林之密比。而艸之叢密與養蠶密織之曲俱得稱薄。方言。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薄謂之曲。禮月令。季春具曲植籩筐。注。曲薄也。簾夾謂之薄。禮曲禮。帷薄之外不勑。後或作箔。其厚薄之薄與訓爲少之薄。如詩。薄澣我衣。薄言采之。當是破之。箔字。破石碎也。从石皮聲。物碎則單鼓與厚爲反對。而引申爲凡不厚之稱。今土俗謂物之不厚者曰破。適合古義。其漢書張安世傳。薄朕念故。唐郭曖曰。吾父薄天子而不爲意。謂瑱碎不匡取耳。皆破之義也。其書益稷。外薄四海。易說卦。雷風相薄。左

傳薄而觀之則迫之俗字迫近也从疋白聲謂相逼近也史記  
蘇秦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義同瞽氏憲曰厚薄字當  
仵禱破說文無禱集韻云禱音泊禪衣也仵非其義然玉篇云  
禱儉也約也儉也菲也沽也義同薄此曹氏之所本與段氏謂  
厚薄之義卽从林薄之無間可入而引申之殊未洽

### 說忒

忒說文喜也从心忒聲廣韻稱心也可也案戰國策恭於教而  
不忒後漢蓋勳傳王允曰欲得忒司隸校尉誰可仵者蜀志蔣  
琬傳是曰默然是戲之忒也諸忒字皆愜字之義愜本仵慝說  
文忒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慝志說文曰忒訓愜可知

悵卽愜心之謂。廣韻云稱心者實得其義。說文喜樂也从喜从口。欵古文喜从欠。熹說也从心喜喜大聲。熹中句切陳樂去而上

見也从巾豆。今案喜之訓樂於其从豆推之則喜嫗謂聞樂今讀

岳之樂今讀熹訓說今悅乃謂心有所悅悵之訓喜字當從熹

傳寫誤也。悵當訓慤。夫許書互訓之例而訓熹夫可誦者心已

慤而始熹未有不慤而熹者。言熹而慤在其中也。今字學轉變

嫗謂悵爲爽悵爲急疾。增韻有此二義寢失古義故於古書多不誦也。

後漢書琴陀傳體有不悵。此言體不愜適耳。如易旅卦心未悵

也則言心之不愜適然必指體與心言之。不悵字乃有著輟耕

錄乃云世謂有疾曰不悵。此沿琴陀傳而失其文義也。單言不

使曰謂人之疾然則問疾者可言問人不使乎修書曰問而曰聞君不使抑知何惜若書言王不豫乃諱言疾病曰尊上之辭又非尋常所誦用矣戰國策注使謂縱逸也或誤

### 說威

說文威下曰姑也从女从戌漢律曰婦告威姑徐鍇曰土盛於戌土陰之主也故从戌案威下當倂威姑也而後引漢律威姑曰證之若威卽謂之姑則威姑不成重文乎威姑者猶嚴父之謂不得謂嚴之卽爲父也婦之畏姑如子之畏父故威之爲義孀屬於姑而引伸爲凡有畏之稱孀屬於姑故从女孀制其婦故从戌戌滅也言滅其剛悍之性也此制字之本義也威姑連

屬不得單謂之威而廣雅釋親姑謂之威者則始其時有此省  
文之稱猶今之稱父爲家嚴而傳寫說文者之所曰脫去威字  
也又从戌下當云戌火聲威之平聲古當讀如綏入聲則爲戌  
爾雅釋言威德也皆曰疊韻爲訓如是而書之惟辟仵福讀如  
惟辟仵威惟辟玉會詩之我其夙夜讀如畏天之威于時保讀如  
辟之皆可得而韻之矣朱氏駿聲說文誦訓定聲謂威爲君之  
雙聲段借引爾雅君舅君姑曰證之者非是